

《诗镜论》及其蒙古族诗学研究

额尔敦白音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蒙语系,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蒙古族古代藏文文论是在《诗镜论》的影响下形成的。《诗镜论》是七世纪印度梵语诗学先驱者檀丁(檀智、优巴坚)创作的。《诗镜论》首先传入了西藏。它在西藏得到广泛接受和长足的发展之后,随着蒙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关系的日益发展而逐渐在蒙古族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领域中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 诗镜论; 蒙古族; 诗学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蒙古民族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而且也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其文化内容丰富,绚丽多彩,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蒙古族有识之士除了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以外,还曾操用汉语、藏语、满语等兄弟民族语言文字著书立说,极大地丰富了本民族的书面文化。其中蒙古族文学理论更是内容不凡,蒙古文文论、汉文文论、藏文文论是其三维结构。而其中的藏文文论正是在《诗镜论》的影响下形成的。

《诗镜论》原为古印度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是七世纪梵语诗学的先驱者檀丁(檀智、优巴坚)的杰作。印度是东方文明古国,其文化艺术非常发达,尤其是诗歌理论领域中出现众多文学流派。《诗镜论》是檀丁在归纳、分析、总结前人诸多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它堪称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是一部以韵文体撰写的著作,包括定义、对定义的解释和诗例,都以诗的形式写成,是一部典型的骈体诗论。原著分为三章,第一章论述了文学体裁和文学内容、文学流派和十种功德、文学风格等文学基本理论问题。该章里,檀丁首先讲述了语言的重要性,然后说明了文学的作用。《如果称做词的光/不去照亮轮回界/那么这全部三世界/就将变得黑黢黢》(1),虽然短短一首诗,但是表明了没有文学艺术的世界是可怕黑暗的世界,文学艺术有照亮三世的作用。其后论述了作家和批评家的基本训练和文学体裁等等问题。他从形式上着手把文学体裁分为韵文、散文、混合体三大种类,这无疑是正确的。第一章末尾举出了文章的十种功德。这是东、南两大文学流派非共同的修饰法,与第三章末所举的十种诗病互相对比,说明文章写作方面的优缺点的。以十种功德论文章的优点,其实就是文章的十种风格,它以语音的轻重来调节诗歌的音律。十种功德或十种非共同修饰指紧密、显豁、同一、甜蜜、柔和、易解、高尚、壮丽、美好、暗喻。檀丁本人的文学观点更倾向于南方派。第二章阐明了东、南两大流派都承认的三十五种意义修饰,共举出二百余种修饰法,因此本章就成为《诗镜论》的核心内容。三十五种意义修饰,指以意义变化为主的修饰方法,它包括自性修饰、比喻修饰、形象修饰、点睛修饰、重叠修饰、否定修饰、叙因修饰、翻案修饰、存在修饰、影射修饰、夸张修饰、浪漫修饰、因由修饰、隐微修饰、片面修饰、次第修饰、欢喜修饰、姿态修饰、威武修饰、托词修饰、良缘修饰、宏壮修饰、歪曲修饰、双关修饰、特写修饰、牵合修饰、相违修饰、非时赞扬修饰、隐赞修饰、确定修饰、并论修饰、交换修饰、祝愿修饰、间杂修饰、具义修饰等修饰。每种修饰之下又分为若干类,如比喻修饰,又细分三十二类。形象修饰细分为二十类等等。第三章阐述音韵修饰(文字修饰)、隐语修饰和诗病。音韵修饰,是利用语言文字的组织来美化诗歌形式的一种修饰法。其中分叠字式、难作式、定韵难作式等三类,这三类又分为若干个种类,牛屎诗和普贤轮诗是其中精彩的部分。隐语修饰是暗示本意,以相类似的隐语和谜语来表达事物本意的一种修饰方法,共分十六种。诗病,指的是文章的缺点和过失,也可以说文学批评的标准,其内容包括意义混乱、前后内容矛盾、意义重复相同、疑惑、次序颠倒、不合规律、失

去停顿、不合韵律、不合文法、违反地和时等十种。

《诗镜论》首先传入了西藏。它在西藏得到广泛接受和长足的发展之后，随着蒙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关系的日益发展而逐渐在蒙古族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领域中产生了影响。

佛教在公元五世纪拉托多日聂赞时渗入吐蕃。松赞干布以后，一度发展较快，朗达玛禁佛后到了后宏期发展更加迅猛，形成了独特的藏式佛教文化。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印藏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诗镜论》在西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十三世纪初期，西藏学者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在他所著作的《智者入门》一文里，最初把《诗镜论》的大体内容，以智者三事的一项介绍到了西藏。到了十三世纪后期，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又由西藏学者雄敦·多吉坚赞于1277年把它全部译成藏文。其后，他的弟子邦译师·洛卓丹巴首先以此书讲学授徒，很快在西藏形成了学习和使用《诗镜论》之风。此后七、八百年间，数以百计的藏族学者便纷纷著书立说，对原文加以诠释，使《诗镜论》成为藏族文学理论经典之作。其中，夏鲁译师·却炯桑布、仁邦巴·阿旺吉扎、素喀巴·洛卓杰布、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米旁·格列朗杰、噶玛司徒·丹白宁杰、康珠·丹增却吉尼玛、久·米旁郎杰、东嘎·洛桑赤列、赛仓·罗桑华丹、朵贡·桑达多吉等藏族学者为《诗镜论》的发展和本土化做出了杰出贡献。上述“历代的藏族学者写了数量众多的注释。写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像仁邦巴·阿旺吉扎、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米旁·格列朗杰、康珠·丹增却吉尼玛、久·米旁郎杰等许多学者写的注释那样，将其原文一首不漏地加以注释，还增补注释者本人创作或选入其他名家的诗例，有的还增加了本人的新见解及对其他学者的批评。这种写作方式长期以来已形成了一个传统。它的结果是逐步地使《诗镜》民族化，形成了藏族自己的诗学体系。直到今天，当代的藏族学者们依然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写作。第二种写作方式则是作者完全不按《诗镜》的文字和诗例，而集中其理论阐述部分，用自己的语言、以歌诀形式进行再创作，这就是以嘉木样协贝多吉为代表的另一种注释、研究《诗镜》的崭新风格。它已经完全摆脱了《诗镜》的原形，实现了彻底的民族化。这是藏族人民在吸收外来文化中，将外来文化的精华以本民族的写作形式来表现的一个突出典型”（2），本人赞同这种观点。藏民族在建立本民族诗学体系的过程中确实在《诗镜论》里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其中“命论”最为典型。十六世纪初期，做为医生的素喀瓦·洛卓杰布在他所著的关于《诗镜论》著作中最初提出了“命论”的概念。他认为，命论、体裁、修饰好比人的生命、躯体、装饰，人的躯体和装饰再好，没有生命就毫无意义。素喀巴的这种思想迅速得到了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和米旁·格列朗杰等西藏学者们的赞同。

有人认为《诗镜论》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始于元朝搠思吉斡节尔班智达时期。因为他的著作里熟练应用了《诗镜论》诸多修饰方法。但是《诗镜论》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还是从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三世达赖喇嘛·索朗嘉措来到蒙古地区以后，黄教在蒙古地区迅速发展。蒙藏文化关系随即日益密切，蒙古族学者们全面接受了藏族文化。不久，蒙古族高僧格列坚赞把《诗镜论》原著全部译成了蒙古文，并收入《丹珠尔》。从十六世纪中叶到上个世纪中期，有大批的蒙古族高僧远到西藏各大寺庙学习深造，他们除了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写作以外还用藏文撰写了包括大小五明在内的众多著作，且用木刻版出版了卷帙浩繁的书籍，其中有关《诗镜论》方面的论著甚多。他们继承蒙古原有的诗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丰富和发展印藏诗学理论的同时建立了本民族的诗学体系。在这一群体中札雅班智达·郎喀嘉措（1599—1662）、哲布尊丹巴·洛桑丹毕坚赞（1634—1722）、札雅班智达·洛桑赤列（1642—1715）、松巴堪布·益西班觉（1704—1788）、莫日根葛根·洛桑丹毕坚赞（1717—1766）、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1740—1810）、阿拉善·阿旺丹达（1759—1841）、热津巴·阿旺图丹（约1780—1865）、堪钦·嘉央嘎布（1861—1918）、喀尔喀堪布·阿旺洛桑克珠（1779—1838）等蒙古籍高僧对此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岁月的流逝，文献的亡佚，我们现已无法找到郎喀嘉措和哲布尊丹巴二位的著作进行阅读和欣赏。但是这二位大师对《诗镜论》做过深入研究是肯定的。格列坚赞和札雅班智达·洛桑赤列是哲布尊丹巴的徒弟。据说洛桑赤列在卫藏深造19年佛法时读过60辆马车所载的书籍，在格列坚赞蒙译《诗镜论》的同时，洛桑赤列也用藏文撰写了《诗镜三十五种意义修饰举隅乐梵天公主妙歌》一文，对三十五种意义修饰进行分析研究，而且还对每个修饰都举出了例子，歌颂了佛祖释迦牟尼和妙音天女、檀丁、宗喀巴大师等。这样蒙古族文学自从进入自觉发展的那天起就与修饰论（庄严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蒙古族诗

学家们继承了檀丁“形成诗美的因素被称作庄严”（3）的思想和伐摩那“诗可以通过庄严把握。庄严是美”（4）的思想观点。到了松巴堪布时候对修饰和诗镜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解释。松巴堪布是18世纪蒙古族高僧学人，著有各类典籍，涉及宗教、哲学、语言学与文学等多种学科，留下泱泱八卷文字。而《诗镜所讲修饰法之比喻论·星宿妙鬘和异名简要·如意宝坠》、《修辞法简要·诗镜入门》二文，以诗论诗，加注散文，对檀丁《诗镜论》进行多方位阐释，精辟独到之处令历代学者赞叹不已。莫日根葛根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檀丁著作，但是他在蒙古语诗歌创作方面，广泛应用了其众多修饰方法，加快了蒙古族诗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步伐。察哈尔格西研究《诗镜论》的论著主要有第二章释文《意义修饰论》和第三章释文《字义修饰论》两篇，给最初涉足《诗镜论》的读者提供了通俗易懂的范本。阿旺丹达在《诗镜三品之引喻·智者项饰明点美鬘》一文里对《诗镜论》的三章内容依次举例，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观点，另外两篇文章《依譬喻修词法作上师赞·功德海中流出之信泉》、《依诗镜第二品中相应字音作上师赞·加持引出之雅乐》，以比喻修饰法歌颂了自己的经师隆多喇嘛·阿旺洛桑。热津巴·阿旺图丹著有很多高僧传、赞颂诗、闻法录和诗论著作。《诗镜论备忘录》是其诗论代表作，篇幅长达374经页。堪钦·嘉央嘎布撰写的《诗镜正文和释文内容俱全·梵天妙歌》，是一部对前人文章做过深刻分析研究的力作。嘉央嘎布在举例时使用《诗镜论》众多修饰法歌颂了蒙古族辉煌历史和历史伟人，为蒙古族诗歌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

正因为如此，《诗镜论》才不仅成为蒙古族藏文著作的理论依据，而且还成为蒙古族母语创作和翻译创作的理论根据。比如说乌拉特嘎拉丹旺楚克道尔吉在他所著的长诗《忏悔诗》中的一百多行诗，全部用叠字修饰法的尾首双关叠字修饰来押韵，形式和手法非常精彩。

国外《诗镜论》研究已历经四十余年。1962年蒙古国学者策·达木丁苏荣撰写《檀丁诗镜论及其它的解释文》一文，其后哈·嘎丹、舍·毕拉、策·阿拉坦格日勒、勒·呼日勒巴特等蒙古国学者陆续发表文章，出版专著。有的介绍《诗镜论》的某种概念、定义，有的介绍蒙古族高僧的藏文诗论著作，而有的整理出版旧的译文，还有的做新的翻译，开展了有关《诗镜论》方面的研究。

国内《诗镜论》研究已有20余年。从事蒙古文学研究的巴·格日勒图、苏尤格、丁守璞、王·满特嘎、乌立吉、额尔敦白音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撰写论著。认为《诗镜论》是蒙古族诗歌的重要理论依据，蒙古族文论三维结构之一。其中蒙古族文艺理论家巴·格日勒图教授曾致力于《诗镜论》研究多年，在他所著的《蒙古文论史研究》中，专门设立一章论述了蒙古族藏文诗镜论著作，探讨了其理论价值，使《诗镜论》研究登上了新的台阶。苏尤格编辑整理出版了十七世纪格列坚赞译本《诗镜论》，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求。王·满特嘎编注出版的《蒙汉两文合璧檀丁诗镜论》实际上就是苏尤格整理和赵康译本的对照。额尔敦白音博士学位论文《译、注、评松巴堪布诗论著作二种》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虽然从多方面研究《诗镜论》及其蒙古族诗论著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因其涉及的学科复杂多种，再加上语言障碍等多种原因至今还没有一个学者对《诗镜论》的诸多命题、概念做过全面系统的阐述和更深层研究，更谈不上从当代文艺理论高度探讨其理论价值。尤其在中世纪蒙古文《诗镜论》译本和佛藏经诗论著作面前，表现出束手无策和无奈。所以国内外《诗镜论》研究正处于低谷状态。为解决这一学术难题，蒙古文学研究者们多方努力，力争有新的突破，将蒙古族古代诗学家的众多文学观点和理论高度展示给世人。

参考文献

- [1] 王·满特嘎编注. 蒙汉两文合璧檀丁《诗镜论》[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42.
- [2] 赵康. 嘉木样协贝多吉的诗学著作《妙音语教十万太阳之光华》简析[J]. 西藏研究, 1990 (3): 102.
- [3] 黄宝生. 印度古典诗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257.

A research on “Poetic Mirror” and Mongolian poetic theory

Erdenibayar

(Department of Mongo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cademy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1)

Abstract: Mongolian theory of literature written in Tibet have formed at the influence of “Poetic Mirror” that is a the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written by Dandin lived as early as 7th century. Based on the generalizing, analyzing predecessor’s literature works and theory, Dandin wrote the poetic theory in poetic form. “Poetic Mirror” firstly transmitted in Tibet where it received wide acceptance and gained great development. Then,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 and Mongol’s politics, economy, religion and culture, “Poetic Mirror” gradually produced an effect on the sphere of Mongolian literature writing and theory.

Key words: Poetic Mirror; Mongolian ; poetic theory

收稿日期: 2004-02-24;

基金项目: 本项研究得到 2003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03BZW05);

作者简介: 额尔敦白音 (1962--), 男, 蒙古族, 内蒙古奈曼旗人,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曾三次进藏, 历时三年在西藏大学研修藏语言文学及佛学专业, 主要从事蒙古族藏文著作和蒙藏文化关系研究。